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七

池十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

並十

人眼睛裏因甚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

一

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祇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

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曉榮禪師溫州鄧氏子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也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沒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問

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展自家風小參次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則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則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甚麼作諸法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敬璡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譁却曰甚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

福州嚴峯師木禪師開堂陞座極樂和尚問曰大眾願望請震法雷師曰大眾還會麼還

辯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嚴峯一會誰是

七

一

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府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柏樹

子

杭州九曲巖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辯才

冠衆多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湛湛圓明請師一決師曰十里平湖一輪秋月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葉著汝鼻孔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汝甚處得來

杭州開化寺行明傳法禪師本州于氏子禮雪竇智覺禪師爲師及智覺遷永明遂入天台國師之室蒙授記蔚復歸永明翊贊迺師海衆傾仰忠懿王建六和寺本朝賜開化額延請住持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

越州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回也師曰且喜

沒交涉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乃說偈示之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鷄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身

忠懿王命住上寺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祇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竊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山何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三頭自破上堂龍華這裏也祇是拈柴擇菜上門人啟棺覩師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訶責垂誠此度更啟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人也自天台領旨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楊氏子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甚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甚麼作心念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蕭蕭風颺颺寒星列空蟾魄高擣願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叅天台國師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悟解爾後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讐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讐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二

見色便見心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己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今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才衣繭絲日唯一食終日晏坐申旦誨誘踰三十載其志彌厲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縱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叅學未必學問話是叅學未必學揀話是叅學未必學代語是叅學未必學別語是叅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叅學未必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叅學若於如是等叅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

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叅學應須真實叅學始得行時行時叅取立時立時叅取坐時坐時叅眠時眠時叅取語時語時叅取默時默時叅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叅取既向如是等時叅且道叅箇甚人叅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叅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

無事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即下師曰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或有會

也

六

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即下這箇話  
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  
事珍重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  
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甚麼顯現還  
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叅學中千足萬足無事

七

七

莫立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  
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  
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  
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  
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  
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  
取無事莫立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  
言語好箇八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  
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  
身觸一切喫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祇如眼耳

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  
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  
身都作一塊了休爲甚麼所對之物却在你  
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  
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  
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  
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  
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  
中祥符元年二月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  
中秋望日吾將順化晝稟命即成及期遠近  
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叅問如常至午坐方丈  
手結寶印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  
央事作麼生晝曰也祇是如晝師曰你問我  
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  
師曰我也看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

遊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隨薪  
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  
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咄這旃陀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  
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陀羅參八

清涼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徧歷禪會  
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

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  
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  
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  
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  
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

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住後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  
便爲奮開師曰汝擬去甚麼處曰幾不到此  
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回不求解脫時如何  
師曰還會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  
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  
甚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著語要搜  
玄拈古代別等盛行叢林至道三年丁酉九  
月示疾聲鐘集衆乃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  
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  
參九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  
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甚麼  
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  
裏若見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  
去後山門大眾分付契壤開堂住持凡事勤

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  
而逝塔于本山

靈隱聳禪師法嗣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  
咸臻便請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  
則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上堂山河

大地是真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  
諸上座叅取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  
嘉禾含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  
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後  
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  
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

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  
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  
峰前月輪皎皎

衢州濱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濱寧家風  
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  
甚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  
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高聲問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沒交涉後  
住靈隱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  
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  
下座

福州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上堂巍  
巍實相逼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

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畱塞虛空爲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倮倮地曰恁麼則不密也師曰見箇甚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則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涌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子細上堂纔坐忽有猫兒跳上身師

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玄徒而今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久拋下猫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曾密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汝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曾失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

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軒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審在甚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

真佛師曰爭敢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爲事孤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麼不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

隅

百丈懷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師罷唱棲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晚參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蓼椒薑雖然如此試唼噉看便下座

十二

永明潛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眾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爲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比爲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旣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心王出勃時如何師曰更宣一徧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一一二

龍藏

杭州千光王寺瓊省禪師溫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

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也十

十三

參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以忠懿王

所遺衲衣授之表信住後上堂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閏寶五年七月寶樹浴池忽現

其前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越三日示疾集衆言別安坐而逝聞維收舍利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也十一劍師曰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因普請次僧問鉗頭損傷蝦蟆蚯蚓還有罪也

無師曰阿誰下手曰恁麼則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此施爲全真智用

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祗如本來人還依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法喚甚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 報恩明禪師法嗣

福州保明院道誠通法禪師上堂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則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去也師曰七颠八倒曰若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了退

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會到西天  
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  
時

報恩言導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

憍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地十法輪還得

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叢取下座後却問一  
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叢取聖僧聖僧還  
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

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

六便呼爲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僧問如何是雪臺境

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

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  
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柏樹子意旨如  
何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  
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報恩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  
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祇管  
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洋左蠡無  
風浪起

廬山歸宗慧誠禪師楊州人也開堂日於法

堂

十五

堂前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便散

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即爲重說遂陞座僧

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

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

問也不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祇爲

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諸人便謂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良久曰分明記取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久立珍重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僧舉南泉問鄧隱峰曰銅鑄是境鑄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峰便拈鑄瀉水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鄧隱峰甚奇怪要且亂瀉

長安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火室靈峰住九霄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河州趙氏子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則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謾語作麼問如何是雲

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鑄淨水一爐香十六曰

此猶是井底蝦十七慕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沒交涉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因明二論尋置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法座主

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

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

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甚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

城東老母與佛同生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瓊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

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雪川人也造雲居法席居間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麼物問著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理沒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忤  
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  
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  
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

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

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  
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  
大眾鈍置闇黎便下座問賤不打貧兒家時  
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  
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僧問古人面壁意

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  
曰禮拜者

卷子

大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  
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眾曰  
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荊門軍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  
踐曰你是行腳僧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舍未剖時如何  
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  
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  
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  
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羅漢林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  
如何師曰是何時卽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  
時間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

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璣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  
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

達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

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  
者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却天晴更問

固中意鵝鳩生鵝鷺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顥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  
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  
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

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

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  
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  
士師曰這裏用不著問亾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末後僧問亡

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  
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  
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  
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  
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  
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  
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  
座狂走更不忉忉久立珍重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  
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

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眾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津子稽留久立珍重

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朶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爐其身一人抱氷橫屍於路進前即觸途成滯

退後即噎氣填胃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真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答舊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慇勤於座右莫不稱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

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會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畫箋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

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

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

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

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

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玲瓏辛苦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舍齒戴髮曰恁麼別人人具足

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

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

嶮問無上法正有人陀羅尼名爲圓覺流出

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

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

奉行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

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肄業且將較藝於有司

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

於已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嘉歎欲啟帑度之

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

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

覃恩得詣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

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

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

法子

壬

務亦復謝曰聞拓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閑

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

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

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谷單傳之旨

於老宿惟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  
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  
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  
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  
爲我少留一日欵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

邀師畱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  
倚杖又思惟爲僧祗舍居巖谷國士筵中甚  
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  
累雅愛跨黃犧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  
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爲  
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犧譚笑終日而去  
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餅  
孟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  
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

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

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  
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  
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  
達旦率以爲常九峰韶禪師嘗客於院一夕  
將卧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  
能幾人峰唯唯而矣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峰  
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峰匿笑曰  
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  
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願寧假曲折但日夜  
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  
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  
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  
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  
逝

青原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瑞巖海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璣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  
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  
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

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

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  
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  
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丁太平且道雲門恁麼  
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

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來意師曰耳畔打鐘聲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會賒曰向來更有事也  
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七

音釋

庵蘇曹切音 捻奴協切念入 奶究切音  
庵驛風聲於檢切音 漱胡谷城南西至蘭谿縣界 漱水名在金華  
庵厭忽也魯果切音 漱直甲切音等 漱乳究切音